

长江大保护十周年
长江流域地市媒体百村蹲点调研行

“石头山”生“金”记

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记者 赵勇 廖唯 杨元忠

处暑时节，乌江之畔。清晨的空气中果香弥漫。

“看，苹果桃熟了！外形像苹果、个头大，口感脆甜爽口，欢迎大家来采摘。”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鹿角镇乌江村党支部书记陈长树一早就来到苹果桃基地，提着竹篮，摘下几个果子，拍成短视频，发到自己的微信朋友圈。

乌江是长江上游南岸最大支流，流经彭水县境内64公里，素有“百里画廊”最美段的美誉。然而，紧靠乌江、挂在崖壁上的乌江村，曾经深受石漠化困扰。“一个三壕湾，曾是石滩滩。春种一座山，秋收一小篮。”当地流传的顺口溜，道出了往日艰辛。

如今的乌江村，已是满目青绿，成为春季赏花、夏秋采果的乡村旅游好去处。村民人均年收入突破1万元，村集体经济也从最初的0元到今年收入25万元。

8月25日至9月2日，记者深入乌江村进行蹲点采访，探寻这座武陵山深处的小山村，如何让“石头山”披上新绿、点石成“金”的故事。

困在“石头山”

陈长树并非乌江村本地人。她出生于重庆市荣昌区，在外务工时与乌江村村民张国平相识相爱。2003年，她第一次走进这个村庄。

“山高、沟深、石头特别多。”从小生长在丘陵地区的陈长树，面对乌江村的地貌，内心深受震撼：“这些石窝窝里能种出粮食？这地方怎么生活？”一连串问号，从她心头涌起。

2004年,陈长树与张国平喜结连理。婚后,因家里长辈身体不好,她和丈夫没有外出务工,而是在家一边照顾老人一边务农。

“土地东一块、西一块,面积都不大,却种了几座山。”陈长树说,她家前前后后种植过烤烟、玉米、红薯、洋芋,最多时有20多亩,开荒面积越来越大,收入始终很微



乌江村苹果桃喜获丰收
(赵勇 摄)



“小火车”运输苹果桃
(赵勇 摄)

薄，有时一年下来还要赔本。

问题的症结就是横亘在村民眼前的一座座“石头山”。它们不仅难住了陈长树这个“外来媳妇”，也同样让世代在此耕作的“老把式”吃尽苦头。

今年73岁的冉光伍，从小就在石沱晃里“刨食”，常年种植红薯、玉米、黄豆等传统作物。“那个时候完全靠天吃饭，遇到天干的年份，枯死的庄稼就要占一小半。”冉光伍说，大家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不断开荒种地。

可是，山越开垦越荒凉，石头越来越裸露，整个山坡除了石头还是石头。“石头缝里种庄稼，泥土越来越少，地越来越差，人越来越穷。”冉光伍说，随着打工浪潮的兴起，村里的青壮年几乎都选择外出务工，剩下的全是留守儿童和老人。

困在“石头山”，不管是陈长树，还是冉光伍，都意识到：传统种植方式不仅难以增收致富，还会让生态环境恶性循环。不改变发展方式，乌江村的发展也会走进“死胡同”。

守护“石头山”

2013年，陈长树在村里担任综合专

干。这一年，当地启动石漠化综合整治，通过封山育林和植树造林相结合的方式治理石漠化。

“植树造林，就要选择适合种植的果树。”在征求意见时，陈长树提出自己的想法，“我们村就在‘乌江画廊’边上，种果树既可以绿化荒山，还可以搞乡村采摘、发展乡村旅游。”

陈长树的提议得到大家的认可。村里随即引进农业企业和种植大户，在石漠化严重的区域种植桃树、梨树、李子树等2600多亩。

“石沱晃里不仅粮食难种，树也难成活。”陈长树回忆道，正当苹果桃树苗发芽长叶时，夏季炙热的太阳却浇了一瓢冷水：很多树苗的叶子被烤干，几天就变成了枯枝。

“上有太阳烤，下有石头烙，土层又薄，小树苗很难活。”正当大家焦头烂额时，有细心的村民发现，在大树遮阳的地方，树苗就长得很好。于是，大家改变了种植策略，先在土层深厚的地方种植果树，等这些果树有2至3年的树龄，具有一定的遮阳效果后，再种植土层较薄的区域。

就这样，通过一样接一样地栽，一茬

接一茬地种，乌江村的石漠化荒山，逐渐变成了一座座青山。

如今，守护好一座座来之不易的青山，在乌江村形成了共识。村党支部书记张洪平说，他除了管理好村上事务、引导大家发展好产业，更重要的是带领大家守护这来之不易的绿。

“我是乌江村村级河长，既要护好青山，也要守好乌江。”张洪平说，目前全村共有2名河长、17名生态护林员，共同守护着村里的绿水青山。

“守山就是守家！”生态护林员张洪群的话，道出了乌江村人的共同信念。正是这份对绿色的坚守，为“石头山”生“金”埋下了伏笔。

富在“石头山”

乌江村苹果桃基地里，负责人张洪胜正穿梭在绿荫丛中，为客户采摘苹果桃，不多时便摘了满满7大筐。把筐子装进田间小火车，启动马达，一筐筐水果沿着铁轨，很快就运送到公路边的销售点。

张洪胜的苹果桃基地有1000亩，每年能采收10万斤，收入60万余元，带动

瞧，那些幸福的“老刘”们

湖北省宜昌市三峡日报记者 雷鹏程 何冠英

长江流经湖北宜昌宜都市枝城镇时，拐了个近180度的弯，形成了一处水流平缓、饵料丰富的天然渔场。

清朝顺治年间，来自四川忠州的刘氏兄弟发现了这处鱼群栖息的江湾，便在此落脚，开启捕鱼生活。经过繁衍生息，这里形成一个以刘姓为主的渔村——白水港村。

光阴流转，一代又一代的渔民以船为家、与江相伴，在江潮起伏间，重复着从“小刘”到“老刘”的生命轮回。

2018年，湖北在83个水生生物保护区率先拉开全面禁捕的序幕，白水港村所处的长江宜昌中华鲟保护区位列其中。

于是，最后一代漂泊在江上的“老刘”们，纷纷把渔船划上了岸。至此，360名渔民全部告别“日守河港，夜守孤舟”的生活。

7年过去了，这个百年渔村有哪些变化？“老刘”们生活怎样？9月中下旬，记者进行了蹲点调研。

弄舟驾船，“渔”在护航生态中

9月21日清晨，窑湾河畔弥漫着淡淡的草香。

河岸上，退捕渔民刘泽应将几大袋青草拽下三轮车，慢慢搬到河边铁皮船上。

“上岸7年了，驾船这个手艺还没丢。”见记者在船中坐稳，他娴熟地划桨驶向河心。

他介绍，窑湾河是长江的二级支流，曾一到夏天就“翻塘”发臭。2021年，村里分4段承包给退捕渔民养鱼，来恢复河流生态系统。他报了名，并包下河流中段。

青草抛入水中，鱼儿欢腾争抢。“可不能投肥，鱼的数量也有控制！”他说，过去捕鱼时只想着鱼，现在养鱼了还得想着河。

“很多上岸渔民都有这个感受，他们还还为村里干了件大事呢！”待船靠岸，他指向远方，推荐记者去那儿的西湖公园瞧瞧。

在一片闹市中，记者找到了这座公



百年渔村白水港村

园，只见绿树环绕，湖面如镜。

“以前可不是这样的，满湖都是杂草，水都发臭了，蚊子乌泱泱的。”退捕渔民刘为民告诉记者，2023年底，村里不忍西湖继续恶化，于是号召渔民们组建一支清漂队，向污染宣战，他不仅报了名，还因为懂水性、会驾船，当起了“清漂队长”。

“镰刀割，耙子搂，小船运，用了近1个月才将杂草一点一点抠完！”刘为民边说边比划，讲述着2年前那个寒冷的冬天，30多位渔民如何将65亩的浑浊湖面“磨”成了镜面。

“现在长江里的鱼也多了，‘三猫子’最清楚，他是村里的护鱼员。”笃定能碰上“三猫子”，他便引着记者走向江边。

正值上午，江岸上行人不多，刘为民一眼就看到了目标——他穿着深蓝色制服，骑着电动车缓慢行驶在江边，眼睛不时扫视江岸，生怕错过了可疑人员。

谈起村民起的外号，58岁的刘红全只是咧嘴笑，刘为民道出缘由：“他水性好、动作麻利，像猫一样敏捷。”

“我每天的任务是

在2公里岸线上发现和劝返违规垂钓人员。现在大家的生态意识更强了，很少有人来垂钓！”说罢，刘红全又骑着车继续前行。

转产转业，“愉”在生活富足里

临近中午，白水港村二组刘成定架梯攀上自家青灰的墙头，采摘藏在瓜藤中的丝瓜。过去几十年穿梭在烟波里，烈日染黑了他的脸颊，江风吹皱了他的额角。

“恨不得连墙缝里都撒上种子。”刘成定说，曾经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的渔民们，如今虽在岸上有了立足之地，但依然没有田地，所以对巴掌大的地块都格外珍惜。

他边说边望向远方。只见道路旁、院落间、墙根处，那些不起眼的方寸之地，硬是让渔民们种出了餐桌上的“青红紫绿”。

“别小看这些园子，一年的蔬菜基本不愁了。”刘成定表示，如果干得动，在附近找份工作，生活就更有保障了。

正说着，刘泽翠拎着刚买的排骨走来。作为最后一批上岸的渔民之一，他是村里公认的“劳模”。

“咱渔民能吃苦，工厂也愿意给活

干。”退捕后，政府对渔民们进行了多轮培训，还组织企业招工，刘泽翠报了名，先后在附近的化工厂、汽修店打工。对于大家的褒扬，他只是咧嘴一笑，“上岸后，大家的劲头都很足。你看刘泽刚两口子，生意做得多带劲！”

据他介绍，刘泽刚也是渔民，上岸后在离村不远的镇上开了间水果店，日子过得自在。前些年生了一场大病，但也扛过来了。“幸亏没打鱼，不然怕是没得这份安稳。”刘泽翠感叹。

听到村民在巷落里聊上岸后的生活，正在入户的村后备干部刘贤茂也加入进来。他说，在政策帮扶下，劳动年龄内的渔民化身农民、工人、商贩，收入来源得到了保障。

“不过，现在渔民们年纪都大了。”他顿了顿，好在退休后，大家都享受了宜都市失地农民政策，90%的渔民购买了职工养老保险，每月能领1500元左右的退休金。未购买的老人，每个月也能享受财政400元的最低生活补贴。

“生计有依靠，养老不用愁，日子越来越有盼头了。”听着介绍，刘泽翠话语里透着对未来的憧憬。

传承传唱，“娱”在渔歌响起时

“郎在那高山呀，妹在那山下呀……”傍晚时分，一阵带着独特江韵的歌声穿过村二组街巷，飘进记者耳朵。循声而去，75岁的刘成斌正在家里挺直腰板引吭高歌。

“以前夜里捕鱼犯困，就靠唱这些歌提神！”他停下来，笑着解释。

歌声引得斜对门的退捕渔民王雄来串门。“成斌哥不仅歌唱得好，捕鱼也是把好手。”

“都是老黄历啦！”刘成斌摆摆手，笑道：“上岸后不捕鱼了，渔歌也唱得少。但打鱼的那些家什，还都好好收着。”

他带记者来到一楼储藏室。打开墙角的储物箱，取出几个厚实的收纳袋，解开袋口，各种规格的渔网呈现眼前。

“送了些给娃的战友，剩下的，都是‘宝’喽！”他用粗糙的手指摩挲着网线，眼里满是珍惜。

“要说‘宝贝’，我家那条老木船才真算嘞！”王雄接过话茬，自豪地说，上岸后，他家的渔船就进了村陈列室，成了“明星”。

在王雄带领下，记者来到“白水渔村陈列室”，一艘8米多长的老木船泊在中心位置，船帮上搭着修补过的旧渔网。

“这船现在可是村子绿色转型的‘见证者’。”村党支部书记李春梅打开手机相册，点开一段视频给记者看。那是今年端午节西湖公园的热闹场景：舞台上，渔民们自编自演，将渔家号子、护江故事等巧妙融合，生动演绎白水港从“靠江吃江”到“养江护江”的绿色蜕变。

“有些船还被送到更远的地方。几十公里外，长江岸边的宜昌滨江公园里就有一艘。”李春梅展示着渔船的照片，补充道，“可别小看它，它还参加了长江大保护可持续实践艺术展呢！”

她希望用这种方式，让那些告别长江的渔船继续徜徉在文明长河中，恒久地展示“老刘”们在共抓长江大保护中的蜕变与新生。

夜幕降临，村文化广场上，又有渔歌响起。